

中國山水都是金山銀山

「黑龍江的冰山雪地也是金山銀山」，在二〇二四年伊始被「六十億」這個數字完美印證。據統計，今年元旦假期哈爾濱市接待遊客近三百零五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近六十億元。

哈爾濱接住了這波「潑天的富貴」並持續發力，「凍梨擺盤」「免費載客」「銀狐合影」……不停「整活兒」製造話題。

「爾濱你讓我感到陌生」「蔓越莓竟然不給本地人發貨」……社交網絡上本地人對家鄉的「吐槽」也句句都在凸顯哈爾濱對遊客的「偏心」，「反式」助力當地旅遊。

《經濟學人》年末刊文稱，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表示在疫情後「復仇旅遊」熱潮的推動下，去年全球遊客數量恢復到疫情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五。

二〇二四，東北的冬，給全國旅遊吹來了一陣強勁的「熱風」。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懷舊是藝術家用不膩的主題。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樂壇流行的《濤聲依舊》，深情悵嘆「今天的你我，怎樣重複昨天的故事，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入圍奧斯卡百年金曲的《Yesterday Once More》，無限感慨時光流逝，昨日只能在思念中再現。

不過且慢，「舊曆重來」只限於陽曆，若你這本日曆是陰陽合併，可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九六和二〇二四年都是閏年，且這兩年的元旦都是禮拜一。有網友按此規律推算，二十八年後，這一循環還將出現。

於是，我們可能會因為午餐食得太多而沒有忠於節食計劃而感到自責；又可能因為開會時說了一句愚蠢的評語，怕他人記在心上而感到羞恥。

在《東坡志林》這本筆記裏，蘇軾寫道：「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這裏的「吾」指向當時去世不久的司馬光。

不要執著於自我譴責

於是，我們可能會因為午餐食得太多而沒有忠於節食計劃而感到自責；又可能因為開會時說了一句愚蠢的評語，怕他人記在心上而感到羞恥；也可能覺得自己的一個錯誤造成了婚姻破裂而愧疚。

在《東坡志林》這本筆記裏，蘇軾寫道：「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這裏的「吾」指向當時去世不久的司馬光。

日曆上的諸種宜與不宜的講究，要想找到完全嚴絲合縫的「舊日重來」恐怕終究是辦不到的。

能重來的只有日曆，回不去的才是日子。對此，哲學家說得明明白白。西哲有言：人無法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東方的聖人則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不過，舊日也是可以定格、留住的，這取決於對待生活的態度。

德國存在主義神學家田力克（Paul Tillich）便認為，哪怕我們已經盡力做到最好，凡事思前想後，但也無可避免會陷入一種「與生俱來的罪惡感」（existential guilt）。

口。

這是傳統的智慧，認為只要我們言行一致，以思考規範行為而不心存僥倖，便可以免於犯錯，也可免於害怕錯誤公諸於世的愧疚與羞恥。

德國存在主義神學家田力克（Paul Tillich）便認為，哪怕我們已經盡力做到最好，凡事思前想後，但也無可避免會陷入一種「與生俱來的罪惡感」（existential guilt）。

以重翻一遍，就是每年都用同一本日曆也無妨。如以至真之誠意對待每一天，每個早晨的太陽都將變作新的，照亮屬於這一天的新目標，也照亮通向這新目標的新道路。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三大隊》電視劇

為電影和電視劇爭相拍攝的作品？

《三》來自小說《轉轄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故事源自真實事件。二十多年前，王大勇、王二勇一對賊兄弟犯了姦殺案，三大隊刑警隊長程兵審訊犯人期間，受到疑犯不斷挑釁而動手還擊。

網。

這是一個曲折離奇的事件。電影約兩個小時篇幅，大概交代了事件的原型。張譯飾演程兵，展現了沉鬱、無奈的悲劇英雄形象。

拿王大勇歸案。

電視劇雖然較細緻地描繪了程兵和三大隊成員的心理歷程，但個別情節難免變得拖沓。不過，全劇展示三大隊成員卸下警服，仍不忘內心的使命感，並且不願成為安於逸樂的一群。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去年底至今年初，內地影視圈有兩部作品特別受人注目，即使觀眾未徹底看完，都已能引起話題。首先是《三大隊》的電影和電視劇差不多同期出台。

未說《繁花》，先說《三大隊》。《三》到底有何吸引之處，成

「復刻」金禧音樂會

周年紀念音樂會一般來說以五十、一百年為基準。上周末欄提到元旦音樂會破例演出布魯克納作品，那就是紀念作曲家今年誕辰二百周年。

今年香港管弦樂團也剛好迎來職業化五十周年，上周末進行紀念音樂會，以誌半世紀前一份份職業樂季首場音樂會（見附圖）。

儘管樂團對演出大力宣傳，有稱之為「復刻」音樂會，重演當年節目。「復刻」二字加上引號，那是因為音樂會只演開場貝多芬《艾格蒙》序曲和下半場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

同樣是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音樂會也以該曲為主題，跟「復刻」完全拉不上關係。

但最為大惑不解的，是指揮的選取。既謂金禧紀念音樂會，本應安排一位跟樂團的成長、發展有深厚關係的指揮，帶領樂團重演昔日曲目，以作紀念。

八〇年才成立，與復刻金禧無關。

筆者無意質疑該指揮的才華與能力，但作為一場團金禧慶典音樂會，如果請來近年活躍於指揮的創團樂師范丁，以至現任樂師梁建楓、凌顯祐，甚至指揮港樂及合唱團多年的葉詠詩、前副指揮蘇柏軒，那不是更符合慶典性質嗎？

至於為何一位客席指揮可以在如此重要演出改節目，那也帶出音樂總監的責任。不幸的是，金禧樂季碰上總監樊志登在港樂以及紐約愛樂樂團擔任總監的最後一個樂季，頗為應接不暇，行政部門應更出力把關。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一千二百八十八小時

「從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開始，您已經累計閱讀一千二百八十八小時九分鐘。」

不經意點開微信讀書APP的詳情界面，頂端的這一行字着實嚇了我一跳：一千二百八十八小時！要說多，相比起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學者自然不算什麼，但對於我一個用業餘時間閱讀的普通人而言，相當於五年來平均每天都花大約四十五分鐘時間來閱讀，而且一天都不間斷。

這一千二百八十八小時，如同雕刻師對着一塊木料的一千二百八十八次揮刀，要說每一下的砍、刻、鑿、削為最終的形態起到了怎樣具體的作用也說不清，只能說這些動作的總和共同決定了最終木雕的形態。同樣的，這一千二百八十八小時和這些已經讀完、未曾讀完的書，共同塑造我如今的精神世界。

還在大學讀書時，一度堅持在豆瓣上為看過的電影寫短評，不知從何時開始斷了，而這種習慣一旦斷了就很難再續上。之前偶然回想起來，都覺得有些遺憾，如今不經意間看到APP記錄的閱讀時間，就更加扼腕，如果當時堅持下來，現在也應該不少了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對齊顆粒度」

電影《年會不能停》通過對職場生態的辛辣諷刺，道出眾多打工人心聲，成為開年喜劇片黑馬。隨着電影熱映，「對齊顆粒度」「拉齊水位」「廣進計劃」「打通底層邏輯」「打好組合拳」等被網友稱為「職場黑話」的詞語，成為近期刷屏熱詞。

在電影中，鉗工胡建林在集團裁員之際卻陰差陽錯被調入總部，從工廠到大廠（內地對大型互聯網公司的稱呼），從藍領變金領，他因為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現代職場精英們說的都是胡建林聽不懂的職場黑話，比如「顆粒度」原是膠片成像術語，指感光底片經曝光洗印以後形成影像的銀粒粗細程度。

這樣類似的表述還有「拉齊水位」，潛在含義也是指要同步信息；「聚焦在垂直領域」，只做一個領域；「打好組合拳」，多項措施配合實施；「完善鏈路」，補齊鏈條和路

徑；「打通底層邏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形成一個閉環的矩陣」，流程對接、有始有終；「雙向賦能」，我幫你，你也要幫我。

黑話常被用來識別「自己人」，最有名的就是《林海雪原》中的「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這是威虎山土匪之間才有的心領神會的話語體系。今天除了大廠黑話，其他很多領域也有行業黑話，不了解這些職場黑話很容易在內行人面前說外行話。

不過，職場黑話也要有度，如果氾濫反而會引起反感，從專業術語變成故作高深的「不說人話」，甚至以詞害意。比如電影中的諧音職場黑話「廣進計劃」，原本表達喜慶祝福的美好用詞財源廣進，現在卻變成「裁員」廣進，好詞被玩壞，很可能就成為一個諺語。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美國中西部小鎮的老人羅素在二〇二三年聖誕前去世，享年八十九歲。

我和羅素最早結識於二十多年前的夏天。我剛到大學工作，他是大學派來接機的司機。那時羅素年過花甲，瘦高硬朗，留山羊鬍子，路上特別推薦大學附近一家手工製作「軟」冰淇淋的小店。之後多年我一直視他為本地生活的百科全書，凡是涉及房子、車子、草坪、花木，都向他諮詢。他會幫我除草、掃雪、接送機。每年寒、暑假我出門，總會拜託他照看房子。有時需要整修房屋或設備，也會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人家，以便我不在時有人為工人開門。二〇二〇年夏天碰到百年不遇的暴風雨，家裏停電十天。他還特地來看我，要開車送我去買菜。

羅素樂於助人，終身不渝。他的太太希拉十五年前中風，他辛辛苦苦帶着她四處看醫生，做復健。賣了兩人住了幾十年的大房子，搬進養老社區，一直照顧了她十年，直到二〇一九年妻子去世。孤身住在養老社區期間，哪怕疫情嚴重，他還為年老的鄰居們開車，送他們去醫院或探親訪友。

羅素是土生土長的小鎮本地人。小時得過小兒麻痺症，他父親背着他求醫問藥，治癒後左腳需終身佩戴糾正腳環。他十年前查出淋巴瘤，當時治療後得到緩解。最近一年復發，放療、化療折騰了幾個月，牙床受損，進食困難，終究不治。但他從不抱怨病痛，每次我問起，他只說感到疲勞。

臨終前他還從醫院給遠在中國休假的我發電郵，說稍後再聯繫，沒想到第二天他就與世長辭了。羅素善良、熱心，人品高尚，是個普通的美國好人，誠信可靠的朋友。願他一路走好，天堂再無病痛。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